

## 瞿维与寄明:作曲伉俪百年(上)

◆ 马信芳

作曲家瞿维与寄明同岁,今年是他俩的百年诞辰。此时此刻,不朽的作品——耳熟能详的歌剧《白毛女》、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凤凰之歌》《燕归来》《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等等,一曲曲一首首在我耳边想起。而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来更是越发亲切,因为它是今天每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必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 出生于江苏,相识于延安

瞿维,191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喜爱音乐和戏曲的他,读初中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的京剧爱好小组活动。1931年毕业于武进县中学(今常州市实验中学)。1933年随妈妈来到上海,进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和劳作。瞿维师从钟慕贞教授学习钢琴,打下了钢琴演奏的良好基础。在新华艺专期间,聂耳、冼星海成为他的楷模。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8年5月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经音乐家任光介绍,瞿维奔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次年2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还有后来与他一起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作曲家马可。

而此时,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的寄明,早他半年来到了延安。1941年,两位同为江苏人,又是同龄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寄明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1917年6月出生于苏州。来到延安之后,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改名为寄明。

吴亚贞从小喜欢音乐,中学毕业后,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这里她主修钢琴和琵琶。1937年毕

业后,很有主见且有理想的她,告别家庭,从沿海深入内地,辗转于贵州和四川,先后在贵阳、达县的中学以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师,并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民族的苦难,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使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聂耳和冼星海对她很有影响,她积极地宣传和推广两位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1939年8月,吴亚贞怀着追求光明的决心,冲破层层障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改名为寄明的吴亚贞,1942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

## 钢琴成“红娘”,新歌剧诞生

1941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一位爱国人士赠给他的德国钢琴,转送给了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钢琴在当时可谓是珍贵的乐器。林伯渠同志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得知寄明称得上钢琴演奏家,于是便把她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当时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

在1980年第5期的《群众音乐》上,瞿维、寄明夫妇合写的《鲁艺的一架钢琴》讲述了当年这架钢琴的故事,回忆了他们当时如何把这架钢琴作为“武器”,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史实。当时,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而且许多抗日将士都听过他们的演奏。



1942年,瞿维、寄明夫妇在延河边合影(郑律成摄)

与此同时,这架钢琴也成了瞿维与寄明的“红娘”。1942年初,两人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结为伴侣。在延河畔,他们的好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颂》的曲作者郑律成为寄明和瞿维拍下了一张合影——两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裤,坐在小土堆上,脸上都架着斯文的眼镜,眼神中闪烁着对光明的憧憬和理想的光辉。照片是一个见证: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两个音乐人此时此刻的这张合影记下的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同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瞿维、寄明夫妇作为代表双双参加了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寄明称这次座谈会使自己深刻认识到了创作

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于是,她走出琴房,热情学习陕北民间音乐,并开始用这古朴的音乐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这种深入民间采风的作风贯穿了她的一生。

毋庸回避,作为“座谈会”的产物,三年后,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作《白毛女》,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诞生。这是瞿维与马可、张鲁等人合作的重要作品。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此创作被称作“中国歌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剧在当时延安连演30多场,反应极为强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6年马可与瞿维写的《白毛女》音乐的创作经验》一文中,他们这样总结:“今天的新歌剧的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熟悉他们的语言,在忠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民间形式的一切优点;同时也需要参考(不是硬搬)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来创造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新歌剧。”

这不但是当时的经验之谈,而且对瞿维后来的创作,乃至新中国音乐的创作一直影响、贯穿。1951年,瞿维与张鲁合作了电影《白毛女》的音乐。1961年,他创作完成的管弦乐幻想序曲《白毛女》,以及于1974年根据舞剧《白毛女》的音乐编成的管弦乐组曲《白毛女》等,都可视为对同一题材的不断深化和对相同音乐材料的更绚烂多彩的发挥。

打开国家文化部“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名册,芭蕾舞剧《白毛女》赫然在目。据不完全统计,自1965年这部完全由中国艺术家打造的芭蕾舞剧正式上演,到今天已

演出二千多场。

## 《花鼓》庆胜利,教学赴东北

瞿维在这时期还有一部创作值得一提,那就是写于1946年的钢琴曲《花鼓》。这是一首极富中国民间特色、描写解放区人民新生活的代表作。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又是一个获得新生的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开始,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全国人民欢欣喜悦,作曲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了这首表现解放区人民愉悦心情的钢琴独奏曲。

音乐表现了一个民间热烈的歌舞场面。乐曲开头的引子,模拟民间锣鼓的节奏和音响;一段开场锣鼓过后,仿佛场面已经打开,而《凤阳花鼓》的主题出来,欢快的舞蹈才正式开始;中间段是轻歌曼舞,曲调是《茉莉花》的演变;中段过后,再现一段的曲调,但通过新的钢琴织体,音乐比开始时更为热烈、欢腾。《花鼓》与此前的中国钢琴曲相比,不仅具有更浓重的民间气息,而且不失钢琴的华美。专业人士当时就认为,这是用钢琴这件洋乐器表现中国乡土气的成功创作,它开拓了钢琴音乐美的新天地。

此曲于1946年由寄明在哈尔滨电台首次广播演出。建国初期,上海中国唱片厂灌制了钢琴家李嘉禄演奏的《花鼓》唱片,同时,又出版了《花鼓》的乐谱,于是得以在国内广泛地传播,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的一首常演不衰的钢琴乐曲。1950年代后我国钢琴家周广仁、刘诗昆等将此曲带到国际舞台上演奏,开始了它的海外之旅。1960年代初《花鼓》被编入《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选曲》中,这就更体现了《花鼓》在中国钢琴史上的意义。

## 玄机无界



达世新

## 12.重要情况

钟波达脱口说道:“他们的研究成果《空天战场与中国空军》我看过。”“好,你真是个永不退伍的老兵!如今,军事强国对于空天战场的重视和投入已不是秘密,关键是看各方实际做得怎样?我们这个基地就是与我军前沿理论配套的一个试验基地,我们的理念是开放的,触角也是全方位的。”

帐篷外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阵阵轰鸣。钟波达辨听出这是苏-27和歼-10在跑道上滑跑起飞。接着又一种飞行器跟着起飞了,它的轰鸣声比前面要小,但混杂有一种尖啸,桌上的茶缸在微微颤动,但它不多会儿便飞走了。这是何种空天利器?

就在他惊异猜测之时,杨司令看着他:“我请你来,因为我们得到一个监测通报,就是你曾向空军某空管中心询问过有关不明飞行物的问题,后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复查后发现不是设备的误判而是实有其事,于是把有关情况编入了《空情报报》。”

钟波达有些坐不住了。杨司令轻按下他的肩头:“我看到其中提到你的名字,又正好同你见过面,所以想当面直接了解一下。”

钟波达随即把情况的来龙去脉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这自然就带出了尤子奇。

杨司令令全神贯注地听着,捋摸着每一个细节,对尤子奇的情况尤为重视:“这个人的身份有些特别,是外籍军事记者,但又是华人。”他蹙起眉头:“当然,尤记者注意到它也是可理解的,他有这方面的军事科技知识,而且又是在深夜,你们记者大都是夜猫子!”

韩逸插话:“那尤记者我也碰到过,在运-10飞机的现场。”“哦,”杨司令停下脚步,“他采访很深入啊!”随后正面看着钟波达:“钟波达同志,因为你不仅是个军事记者,还是我们解放军的预备役中校,我还有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并希望得到你的协助,当然,不可外传。”

“我会做好保密的。”钟波达心头有种回到当年现役部队的感觉。

“我们对不明飞行物问题核查的时候,调用了多种手段,包括前些时预警机经过浦东时的空情资料,综合各种情况表明,那个不明飞行物共在上海地区出现了三次,在黄浦江边两次,另一次在苏州河边,尤子奇看到的那次是飞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还没有人向政府或军方正式报告,但在网上查到过有关议论。”

杨司令按亮一个投影仪的按钮后,屏幕上立时映现出高清彩色照片来。“钟记者,请注意这些照片。”“啊,这不是我居住的小区,画面怎么这么清晰,连电线都看得分明。分辨率达到0.15米了吧?这像是谷歌地球。”“不是谷歌,是我们对公安系统的道路监控录像使用了增强技术。”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人,正是他在遥控飞行在世茂草坪上夜空里的奇特飞行器。后来当飞行器坠落后,他从围墙外的步行道上捡起它,又跑了。在临近街口才,他的面部变大了,也依然不失清晰。画面定格。

啊,是他呀!钟波达一下愣住了!怎么竟然会是他?!“这个人,请钟波达特别留意,在小区附近以前见过吗?”钟波达心潮涌动,一瞬间哑然失语。“如果没见过,那以后请特别留意。”杨司令的语音在继续。“我见过,我昨天刚见过!”钟波达腾地站了起来,“不,在前天就碰到了!”“什么?”“你这两天都见过?!”杨司令和韩老犹如触电般都站了起来。

“不但见过,我们这两天还时常在一起!昨夜里还一起看了北斗卫星发射!”钟波达忙把他跟轩飞的交谈说了一遍。杨司令兴奋地问:“他还在西昌吗?”“我们今天早就分手了,我送他到长途汽车站,说他要去广州和深圳。我把他追回来!”钟波达说着就按起手机号码。但好长时间就是打不通。

“豪客比奇”4000型以近900公里的时速向东疾进。

林之风总裁和女秘书梦韵面对面地坐在舒适豪华的座椅上。身穿淡青色修身西装和白短裙的姚梦韵显得窈窕清新,她以一种特别的眼神端详着面前的这位总裁。近日连续与国内好几个地方的企业、证券公司和基金会接触洽谈,为的是让他房产企业成功转型。一连串走马灯似的热情接待——宴会、高尔夫、夜总会,但林总应酬自如,然而人非钢铁,现在他靠在宽大舒适的座椅上坠入了梦乡。

## 26.炉前工

其时开始了与故事员毛时安的交往。他当年也是很工人的,家住工人新村,鞍山。好像是军工路上上海电磁线一厂的工人。记得那年的大年初二,赶去东宫听他激情澎湃地演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他真乃好学之人,隔三差五便来我家借书,并把精彩章节摘录在一本本硬面抄的簿子上。

有一回,我去到他的蜗居。他那时颇为欣赏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所著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不仅将结尾处斯巴达克斯给妻子范莱丽娅的信摘抄于簿,而且感情充沛地朗读给我听。多少年已成过去,依然忘不了,那是在鞍山新村他的家里,当时和我一同聆听的,还有他那慈祥的母亲。

我曾经无数回自嘲为“踏烟蹈火十三载”的炉前工,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刚进厂时,是分配在二车间作压延工的——就是在冷轧机前操作铝箔压延。半年后,正值战高温季节,我们这些新工人临时性抽调到了炉子间三个月。一打开炉门,烈焰奔腾三千丈,绝对壮观,真是个淬火炼人的好场所。不料三个月的亲密接触,竟让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炉子间的怀抱,一干便是十三年。

为什么要做炉前工?那时,后道工序车间在高温季节是恒温42℃,两台轧机个人大轮班轮流转,平均一个多小时才轮到休息,什么额外待遇也没有。虽然相同时间段的炉子间恒温高达72℃,但可以二十分钟对换班休息,每天优待你两大瓶防暑降温的盐汽水,厂部食堂一客最高价位的免费高温餐,一年还能发放一双牛皮工作皮鞋——那年头,这是一双可以出客的时髦货,丝毫不让崭新的工作衣,能够让男小囡光鲜鲜穿到丈母娘面前去,那是一种时代的荣耀,一种工人阶级的骄傲。更让人仰慕的是,一般干部定粮每月28斤,车间工人30—32斤,而炉子间头上出角,定粮每月高达42至45斤。因为它是高强度劳力。

除了这些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力之外,加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认为火热的炉子间是最能锻炼革命青年的地方,人人都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梦,谁都期盼着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绝不平凡的业绩。铝材厂的熔

铸车间具备了英雄元素:奔腾的炉火、狂吼的鼓风机、发辣的空气、闪烁的大汗珠子……

当时,报名的人很多,但只留下三个人——三班倒的甲班乙班丙班各自进口了一个。我很荣幸地跻身于那三分之一。

记忆深处总是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雪,而且是在夜半时分。几十年过去,再也无处寻觅。而今回忆,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犹自记得,一走出家门,便见到在屋山头路灯昏黄的映衬下,雪花漫天飞舞,仿佛仙女撒花一般。我踏着厚厚的一地大雪去上夜班,仿佛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同之处在于脚下老是咯吱咯吱作响。平时步行到厂里40到45分钟,这天起码多用去十来分钟。从新村走出去到延吉路穿过杨家浜沿双阳路走到长阳路拐进第四制药厂旁边的小弄堂捂着口鼻顶着刺鼻气味经过上海第七橡胶厂门口踏上龙口路渭南路右手转弯到河间路260号,这就到了厂门口。

这是厂子里“三班倒”的第一个夜班,炉子间里万籁俱寂。但我知道,只要开炉的钟声一响,立马硝烟滚滚,炉火升腾,人人都像上足了发条似地开始了在炉前“抓革命,促生产”。

有几个镜头几个人物今生今世难以忘怀。一上班,有一位副班长每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他那铝质的金属香烟盒——当时我们经常从外单位运送到炉子间回炉熔化的铝材中捡拾那些报废的香烟盒必须须顶盒等等废物利用——慢悠悠地放进去五根香烟,嘴里还煞有介事地数着:一、二、三、四、五,这是今朝夜里厢的定量……

别笑,真的别笑。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黑色幽默,更不要以为他是在控制定量想戒烟,当时香烟的凭票供应逼迫他不得不如此这般而已。香烟凭票不分大户小户,而且分牡丹前门飞马光荣劳动三六九等。副班长家里人口不到位,只能很可怜地享受小户的待遇。再厉害的烟鬼,也得因此而被套上紧箍咒,不服也得自愿屈从。

总是到了下班时分,他才如释重负地点燃最后一支烟,美滋滋地抽了起来,一定还会来上一句:还好,总算屏过来了。

## 工人新村

管新生

